

异闻总录

第一函  
第一册

宋 閩名

大觀中京師驛官耿愚買一待婢...而黥除年矣嘗  
 立於門外...兒過馬認以為母眷戀不忍去婢亦  
 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母乃在其家時其母死  
 既祥矣父未以為信試往殯所視之...以為盜所發  
 不見屍還家獲兒謁耿氏之...姓氏真厥  
 妻也即佯為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  
 呼使前與叙別意...人口...為吾夫小者

五君子也然其心詬責之曰夫元子與汝時汝本無

夫有矣而汝僧可驗句故汝之惡惡開封迹所從

察之然不省其情也一捨迷路為牙媼

勇去迫於饑饉遂鬻其子一貧者實遇之於廣備

終身歸就食遂鬻以佐人庖尹不暇究始末命夫

以餘直傾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

憲憲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

卷外長卷

八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排

徊於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沒藐然  
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  
寢未幾得疾同舍上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  
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憑何至此扣其所有  
曰但嘗遺一袒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  
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  
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  
行法呪黑豆投於井恠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

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蔽椽相望風雪陰水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闔寺聞山下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

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  
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鑿子婦戲  
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卽癡卧不復知之遂有物語  
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  
揚韻有餘音律小誤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  
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  
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卽日舉白無  
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攘禱禱百術備至終無

所益比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  
久人神異路懼不敢媒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  
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  
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  
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譎如初饒翁  
責之曰旣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子豈癡兒  
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  
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武昌李王簿夢就逮冥司王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

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  
足墮水死非推也王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  
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  
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  
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  
爲兩椎剗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  
氣染漬所致云

洪州七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  
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二日則



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  
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鬼以佈張老鬼子慨  
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  
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  
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  
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  
諸人使爾夜佈我笑曰奉闡王牒追君張老索牒  
讀未竟鬼子露其中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  
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

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  
力得以反命令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  
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  
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  
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  
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去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  
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縣丞長安  
人談驪山宮闕故都并邑之盛滾滾可聽又嘗爲

縉雲丞說鬼仙華英事跡尤有依據姚李更買酒  
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勅  
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恠神  
唐具述華英之故李應荅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  
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  
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卽死其兄葬之於處  
吾送之窆乃反於今十年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  
方追懼毛髮爲灑浙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  
白晝一來雖同喙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

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賈名  
詗字

虞  
仲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  
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虔州守馮季周調  
脩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才者溺死八月  
四日也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  
患之聘謁坐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大竺辨才  
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

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彖素聞其名即詣謁  
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  
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  
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幘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  
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  
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  
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露水灑而呪  
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  
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合曰會稽之東下

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荅曰吳  
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  
輾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為所轉溺  
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  
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魔卽法界我今為汝宣說  
有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洗既往過  
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  
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  
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為別

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  
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其君千里遠相離  
遂去不復見

秦少游記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於會稽舊  
儀曹解中三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  
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  
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  
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今日天未明婦  
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

睡竟不知爲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閹卒曰二十年  
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  
者其人也世謂鬼畏桃花其說戾矣

江鳴  
玉說

紹興十年張淵道提舉秦蜀茶馬自淮潁之官從行  
老兵張朝爲廐卒挈妻子在道幼女才七歲夜展  
轉榻上不能寐母拊之曰夜過半可睡矣女笑曰  
外間流水甚清小魚無數游泳其中方觀玩爲樂  
欲作計取之未暇就枕也母以其謔語極憂之緊  
寘懷抱間良久倦困及覺遂失所在竟夜尋覓旦



起望屋後數十步間有古井試以竿測之則如人  
焉出視果女也不可救蓋昨夕妄見時其魂魄已  
落鬼手中矣

閣門使蕭注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  
甚危殆浸浸昏塞不聞喘息聲英與僕泣守其側  
日將暮有老嫗瘠而僂出於浴室下哭望寢室徐  
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還我命六郎者卽注也將升  
階一老叟着白袍鬚髯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  
此曰塵賤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